四庫全書

史部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九

明　楊士竒等　撰

外戚

宋仁宗天聖七年羣牧判官龎籍上奏曰帝王行法必從近始使左右貴戚畏而不犯犯而不捨則天下孰敢輕重哉夫左右之臣貴寵之戚出入禁闥綢繆寵遇凡常之見所望惟恩望恩不已驕怨漸積諸葛亮所謂寵之以位位極則賤

順之以恩恩極則慢夫有賤位之心繼以慢恩之意未有不猖獗踰檢縱肆無憚者矣過惡既盈然後寘之文法此前代之亡身覆族者皆由驕之太過制之不早故也所謂將欲福之適足禍之不若以義而斷其恩以法而制其漸知有過不捨則大過不生矣知無故不賞則僥望自息矣諸葛亮所謂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是也使其操履自守常有懼禍之心寵渥所被必懷感恩之意永保元吉與國同休豈非王者待左右親戚之至仁乎孰若養成

廱疽使至決潰也臣頃爲開封府兵曹叅軍伏見王世融因敺本府客司軍將仇保法當贖銅特勑勒任且仇保京府一走吏耳世融貴戚之子也陛下責其橫恣越法儔官此實國家用法之至當而保全戚里之深心也若陛下制馭左右貴戚皆如世融則何患法不行而人不畏乎況此數年事耳固未忘於聖心近聞作坊料物庫監官連宮掖之戚侵盜官物事發而逃三司案捕之次降旨不令窮究此非臣本職得自風傳萬一有之未

為美事陛下何不使推窮其事付之於法俟其知過後或因赦文稍加収叙或以衣食豢養不使任職若因而悛改是陛下再造其身也此乃公法不屈私恩亦隆臣切惑聖斷異於曩時也計過則此重而彼輕也論屬則彼親而此疎也議罪則彼加法而此貸刑也臣恐中外有或效之者繩之以法是同罪異罰矣因而寛之是法憲廢矣昔漢武時隆慮公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子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公主卒昭平君驕醉

殺人廷尉請論武帝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且隆慮帝妹也昭平帝婿也復已許其贖死而終不貸貰者蓋食言之媿小而廢法之失大也故臣願陛下謹法制以齊中外也

景祐三年右司諫供諫職韓琦上奏曰臣歷觀方牘槩見后黨率從憑藉罕務檢脩是故抑其勢則獲安縱其欲則招禍矧屬聖神御宇慈愛及親既務全恩誠宜杜

漸臣竊以新授成州防禦使楊景宗起於寒悴本無勲績特緣戚里遂冒貴階洊警盜於列城復總戎於要地肆情犯法所在奏論矜貸寔多豪暴無改近者莊惠皇太后上僊乘驛歸闕所宜哀號夙夜以極追懐而乃未及解装遽思廣第丁謂故宅昔已賜給制度宏壯宇室延袤都畿之下鮮克倫比況乎左右民舍已從安處一旦驟令移徙不容尋卜所居遂至毁撃閭閻驚驅老幼悉令暴露咸使怨嗟復近於殿廷恣其忿詬輒成喧厲

必達上聰恭惟容禁至嚴清光甚邇臣下所履蹈為
常在於宮掖之間猶無畏忌使之州郡之内孰過侵陵
茍不舉劾其非誡勉於後是使無知之性居職任寖為
小過謂親寵而不問稔成巨憝豈憲律之當捨是則有
漸而故滋其蔓推恩而不保其終徒惻上仁足傷醲化
臣欲乞詔下有司明按其罪或屈法以俾之嚮善或申
罰以懲其不恭盡繫宸衷少塞輿議臣猥參諫職但罄
所聞固不敢乘隙以傾人相時而言事蓋欲陛下全外

族而隆孝治存國體也

慶曆四年右司諫供諫職余靖上奏曰臣竊聞已降敕命差職方員外郎張堯佐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外議皆言堯佐識見淺近依託後宫嬪嬙之勢已得内降指揮改賜章服又從内批與省府差遣大臣依違不能堅執遂與府界提點伏惟陛下損節浮費放減後宫絶斜封之官無私謁之寵此皆日來親行至美之事安得更使人言籍籍如此臣深為陛下惜之大凡嬪御親姻但

多與財帛足表恩意至如堯佐進士出身自當隨其才望與之差遣何必躐等待之以騰物議府界提點比省府判官固是降等其如呂公弼亦是辭三司判官就此差遣未及半年早已遷陟議者不論其才但言是故相之子所以進用太速將來堯佐若循此例昇進外議亦只謂是斜封私謁之類竊恐上累聖德若陛下必欲愛之不若與有職田一近郡正以表陛下屈己從人之德於堯佐資序亦無所損也

八年殿中侍御史何郯上奏曰臣伏覩近日后族戚里非次改官稍多朝廷爵賞本以寵待勞臣非素有勲績即須循年考今横恩過寵輕授無度竊恐近戚之家迭相攀援人懐異望若各從所求即是名器高下皆以恩援陛下至公在御凡一爵賞皆循典制推此恩澤必是近歳戚姻入内有所干求聖心念親親之故不欲拒絶所以致冒賞貪進之人衆而煩黷聖聽況舊有條約皇親命婦不許因入内投進文字求内批指揮差遣及非

次改轉恩澤如有內批指揮即令樞密院進呈具此條貫執奏不得輒便施行朝廷著令如此明白臣下尚不遵此若從而遂之即是啟僥倖之門塞公平之路此風寖行為害不細伏望聖慈以義斷恩特賜指揮其近戚干求非次改轉恩澤一切止絕所貴重惜爵秩以允公議

皇祐元年鄭又奏曰臣伏聞祖宗典故宗室姻戚未嘗委之典禁兵及任要官近年因李昭亮授管幹殿前馬

步軍都指揮使公事郭承祐相繼被用遂成此例緣自先朝至今宗室諸院尚未有預領民事者今以兵權付之近戚竊恐競相扳援漸干國政至公任使雖無親踈然於防微杜漸之道固為遠慮伏望詔中書門下樞密院稽求列聖故事自今與宗室連姻臣僚更不得除授典掌侍衛及樞要之任仍立為永制以絶後來非冀之人

三年鄭出知漢州又奏曰臣伏見三司使禮部侍郎張

堯佐慶曆三年冬從開州來是時猶作南宮散郎自頃至今不五六年間遂歷盡要近迺尹京邑乃司計籍緣堯佐雖由進士登第歷官無他過然驟被寵用人情皆以止緣後宮之親非復以才能許之況三司使位望任使為二府之亞跂步便至今堯佐充三司使已踰年若大饗訖事衆議謂陛下以疇勞為名必當進用堯佐在兩府果如衆議命行之日言事之臣必以死争當是之時陛下欲决用堯佐則當黜言者聽用言者即須罷堯

佐酌之兩塗必難並立然用堯佐而黜言者則累德聽言者而罷堯佐則傷恩累德則損歸聖躬傷恩則怨起近戚欲聖躬無所損外戚無所怨莫如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處之正得宜也前古近戚成敗之間其鑒不遠崇寵過當則不免禍咎抑損得所則必能安全禍咎安全不唯其家繫之抑亦國隨而興衰也此書傳所載不可悉數陛下聰明固宜監觀往事以為社稷之計前歲陛下備禮冊命貴妃外廷紛紜已有物議然

臣當時未嘗論列者蓋以天子列嬪妃之位明有典章若不干預政事置亦無害今用堯佐至三司使已是預政事況於進處二府則天下之議當以為如何堯佐進用與否固亦未測陛下之意然而已進用而後言縱能追罷其人臣頗獲直名於陛下已損盛德固莫若先事而言兾陛下審處其事使無過差則君臣上下之道兩得之矣臣以言責在陛下左右周旋四五年但事干朝廷大體及大姦大蠹無不論列蒙陛下多賜采納今以

親老方將外補唯於兖佐一事心知不可而遂不建一言則異時臣負懷情不盡之責故於將行不敢默默而復布腹心焉伏望陛下幸採臣章俯從公議不徇一時之愛以全千古之名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載徳美之盛與夫寵一人而失天下之心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皇祐間知諫院錢彦遠上奏曰臣風聞閤門使李璋欲除軍中職名竊以李璋本由戚屬恩澤入官三五年間牛躋顯仕未補邉防經歴事任加以人才懦弱別無勲

勞委之師旅未協公議安危之本所繫非輕且諸將有久戍沙漠早立勳績者及外戚貴屬在李璋上者引李璋為比乞軍中職名則朝廷何以却之與之則恩賞失宜不與之則中心觖望可否之際措置頗難且李璋既主兵馬即須出屯疆場素無韜畧之藴訓練之嚴萬一胡人小出斯人何以捍禦本謂愛之寔害之也或朝廷以李璋戚屬宜加恩禮不若俟其少有勲勞擢進官資則事體兩全名實相副欲乞出自聖意特賜寢罷李璋

管軍指揮庶合中外公議

知諫院包拯上奏曰臣伏覩陛下即位僅三十年奉承

祖宗謨訓未有反道敗德之事陛下固知之乃五六年

超擢張堯佐羣臣皆切議于下然而迹其過不在陛下

在女謁近習及執政大臣也何以言之蓋女謁近習動

伺陛下之所為知陛下繼嗣未立而有所私莫不潛有

趨向而附結之執政大臣不思規陛下以大義乃從諛

順指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後

宫之過也此豈愛君之心哉且以本朝故事言之昭憲
皇太后誕生祖宗有基命之烈其諸弟杜審肇輩窮老
纔有得一節度使者雷有終以工部侍郎討平西川得
宣徽使李至於先朝有東宫之舊自工部尚書參知政
事才用為武勝軍節度使錢若水任樞密副使李士衡
以尚書左丞為三司使以及陛下之朝李維為翰林學士
承旨刑部尚書陳堯咨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並止換
觀察使夏竦立兩府自三司使戶部尚書止得散節度

使後二年方加宣徽使鄭戩亦曾任樞密副使以資政
殿大學士知并州後方加宣徽使又一年乃除節度使
令堯佐謂之親則孰若杜審肇兄弟乎謂之賢而功孰
若雷有終李至錢若水乎而宣徽節度使并以與之若
非内外協應蒙惑攘竊寧至此哉堯佐叨據如此慙羞
不知真清朝之穢污白晝之魑魅也況下制之日陽精
闇塞氛霧繼起天道固於人事不遠伏望陛下斷以大
義稍割愛情追寢堯佐過越之恩必不得已宣徽節度

使擇與其一仍罷羣牧制置使之命俾之外郡以安全之如此則仰合天意俯順人情而重新盛德矣

拯又奏曰臣等伏見張堯佐除授宣徽南院使制命復下物議騰沸況臣等以言為職豈敢私自顧慮各為身謀哉直以誕告再行若固守前議復乞追奪於朝廷事體亦似未安所以進退惶惑不即論列雖然事體有必須裁制者不可不深察臣等不得不極陳也張堯佐怙恩寵之厚僥求覬望不知紀極始欲得宣徽使今託行

前命付與之矣雖出領外鎮將來必求入覲即圖本院供職以至使相重任名器之大者盡可皆緣恩私無求而不獲必快已欲以熏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思已然之失為杜漸之制特降詔旨申勅中書門下諭以堯佐比緣恩私不次超擢身此名位已為過越將來更不令處使相之任及不許本院供職仍趣赴河陽任所庶幾壓塞人情防杜間隙臣等不勝為國納忠激切之至

拯又奏曰臣等伏以陛下凡事克己鮮有過舉止於堯佐厚甚不無衆口交非若厭物情理須裁抑然自去冬力爭此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聖度能虛懷而徇諫也今來重申前命所以不即論列已行追奪者蓋為朝廷曲全事體耳其如大恩不可頻假羣心不可固違假之頻則損威違之固則兆亂伏望以國家至計為念檢會臣等前後劄子必賜施行不勝懇激之極

御史中丞王舉正上奏曰臣伏覩張堯佐優異之恩無

有其比竊以尭佐素乏材能徒以夤緣後宫僥倖驟進
國家計府須材以辦經費尭佐猥尸其職中外咸謂非
据近者臺諫繼有論列陛下雖罷其任使而復加崇寵
轉踰于前併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愚一詞無不嗟
駭夫爵賞名數天下之公器不當以後宫踈戚庸常之
材過授寵渥使忠臣義士無所激勸且尭佐居職物論
紛紜固當引分辭避而晏然恃賴曽無一言自陳叨竊
居位日覬大用及異恩既出復託以假告未祇受其意

尚若不足繼有邀求不慶君命莫甚於此者昔漢元帝時馮野王以昭儀之兄在位多舉其行能帝曰吾用野王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戚本朝太宗皇帝孫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蓋保全後宮戚屬不令事勢僭盛以取顛覆伏望陛下遠鑒前古美事近守太宗皇帝聖範追取堯佐新命除與一郡以熄中外之議伏以陛下自臨馭以来孜孜勤政無有失德今忽行此事有損聖明若濫賞必行則朝綱威柄由此隳紊四方駭任人之失二

鄙萌輕國之心臣方叨司憲適覩除命事干國體不敢緘默望聖慈開納速降指揮或臣言之不行即乞罷臣憲司出補遠郡

舉正又奏曰臣近以張堯佐再除宣徽使三嘗論奏且人君御天下惟爵賞為大公受授非當則天下竊議堯佐本常才但以黨緣後宮叨據非分自去年冬罷三司使除宣徽使制命方出中外莫不駭聽其時臣與諫官御史至留班欲廷議而爭之尋罷宣徽使尚忝節度名

品令四方多虞災異數見若非獎擢有功任用賢直則
何以上答天戒下慰民望哉堯佐自罷宣徽使方逾半
年端坐京師以尸厚禄今復授之益增鄙誚此乃執政
不念祖宗基業之重順顏固寵不能執奏制命既行有
損聖德若陛下不納臣盡忠愛君之請必行堯佐濫賞
竊位之典即乞黜臣以誡不識忌諱愚直之人
殿中丞同知禮院司馬光上奏曰臣聞明主勞心力以
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震之以

威歷之以重而望忠臣之至直言之入難矣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安萬事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見臺諫官屢以張堯佐事上言而陛下執之益堅拒之益固前日臺諫官等守閤請對陛下却而不納中外之人莫不駭愕以為異事昔漢元帝欲用馮昭儀兄野王為御史大夫既而疑曰吾恐後世謂吾私於後宫遂不用今堯佐有野王之嫌而無其才陛下不次用之數年間自散郎至宣徽使彼雖實有可稱天下之人安可家至戶曉

使謂陛下不私後宮哉抑又聞之人有種瓜而甚愛之者盛夏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萎種而愛之非不勤也然灌之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今陛下貴用堯佐遠過其分天下已側目扼腕而疾之又復摧折忠諫以重其罪是正日中而灌瓜也臣竊為堯佐寒心而陛下獨不為之深思遠慮哉非獨如是而已前者臺諫官不得對之日陰霧冥冥跬步相失寒冰著木終日不解臣謹按洪範五行傳聽之不聦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

常寒又按京房書謂之蒙氣此皆陰氣太盛壅蔽陽明上下否塞疑惑不決之象天意昭然有如教語行道之人皆知其異陛下純孝嚴恭天命容納直言深明得失此非臣之諛乃天下所共知也獨奈何以堯佐之故忽天戒而不顧棄人言而不從輕祖宗之爵禄遺古今之明鑒書之簡策使天下之人有以議聖德之萬一或累於光融高大之美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能飽深為陛下重惜者也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事

父也豈有父獲大謗於外而子不以告且不諫哉惟陛下亟召諫臣使竭其所聞采納其言而慰安其意以猷上天之心解外廷之惑闢忠讜之路塞寵倖之門則天下懽然歌頌盛德豈有窮哉昔漢明帝作德陽殿鍾離意諫即時罷之後乃復作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此殿不成矣然明帝非不欲為殿也所以屈意罷之者欲全諫臣之節而開直言之端也今臺諫官前後言堯佐者數矣陛下曾不留神省察少為裁減以慰其心夫

人主所欲為人臣豈能强變之哉顧自今以往事復有大於堯佐者在列之臣喋嘿拱手視之而已矣此非朝廷之福也不然羣臣猶朽木陛下猶雷霆安可以力校哉惟陛下察之而已矣

光又論李瑋知衛州狀曰右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兖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兄璋之宅其公主宅祇應人等悉令散遣外議籍籍無不怪愕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選瑋使之尚主欲以

申固姻戚富貴其家今以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讐殆不聊生豈始所以結婚之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閱奩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臣愚以為陛下宜且留李瑋在京師其公主宅祗應人等除作過者遠加竄逐出外其餘並令如舊儲偫什物皆按堵不移以俟歲月之間徐以義理曉諭公主庶幾回意易慮率德遵禮復歸本宅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不然公主必無復歸

李氏之志者則今日致此衆議紛紜煩瀆聖聽皆由公主縱恣胷臆無所畏憚數違君父之命陵蔑夫家豈可使李瑋獨蒙斥逐出外而公主爵邑請受全無貶損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

嘉祐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駙馬都尉李瑋家指使小底已及四五十人至今不住傳宣差送又門下出入舉人皆豪室子弟僥倖無賴者又修建主第功役過甚伏以陛下只有公主一人其駙馬所宜愛之納

之於善不可陷之於不善今李瑋年少正當向學而多使僥倖無賴之人在其左右修建居室復大僭侈非所謂納之於善也欲乞指揮約定指使小底人數量留外其餘人放令逐便所有出入舉人亦宜慎選免致將來僥求恩澤別招人言仍定居室之制以防僭侈之萌此皆愛惜李瑋之事伏惟必賜施行

四年江休復上奏曰臣伏見陛下躬親大祫之禮祇見祖宗之靈所以崇祖妣之恩識昭穆之叙凡在宗屬莫

不助祭至於配祔之坐毋后之家年祀浸深子孫替墜

薦奠之際其何以慰神靈之想哉臣竊見漢章帝詔曰

四時陵廟無人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此肅宗所以發

德音也今駿奔在廟者不過一二近戚至於杜賀之家

宋符之族興微絡絕未有聞馬唐開元初除昭成皇后

四從叔太子洗馬仍令檢校本宗子弟此亦前代之令

典也昭憲皇太后誕育二聖為一代美任令子弟失序

宅守蕩析唐旌直言尚猶贖第還付其家矧先后之近

屬乎臣謂宜因裕享大慶應先后之家子孫替墜者糾合貲贍隨材擢叙量其厚薄遞加恩恤臣苟有所見不敢緘默

五年知制誥楊畋上奏曰臣竊觀祖宗故事郭進成西山董遵晦姚内斌守環慶與疆寇對壘十餘年未嘗有轉官之寵蓋謹重名器必須平寇難靜邊隅然後俾之遷授今李珣等無尺寸裨補之功特以外戚故除之臣恐天下謂陛下忽祖宗謹重名器之訓開親戚僥倖之

門曲縁私恩輕用王爵後有扞寇立功者復以何官而賞之是以不敢命詞

七年御史中丞王疇上奏曰臣聞為國之要號令必信賞罰必當而後治若號令雖具而不行爵賞雖行而不中欲求貴倖斂縮紀綱振舉不可得已近制武臣刺史以上非有功不得遷此寔陛下謹守祖宗故事欲使爵賞之柄不濫而不私也今劉永年特以章獻太后故過推恩澤使餘人不得援例抑以條例為不足守而朝廷

可以自作而自廢耶法令因公於一人而作之又私於一人而廢之何以取信於天下茍謂永年久次而當遷則刺史以上豈更無一人歲月稍深於永年者今日指揮但使孤寒之人隔在恩外不得與永年為比豈至公之意乎

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竊聞陛下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聞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臣愚以為皇太后既

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伏望陛下宣諭兩府后族恩澤並未可施行且俟他時徐議其事一則示人子恭孝之心不敢使后族先於母黨二則示人君即政之初不可以爵祿待賢之具獨私椒房之親其於聖德益有光榮

神宗時知諫院楊繪上奏曰臣竊以人主之於恩命不可不謹其源其源一開攀援其例者數十年猶汎濫而不可止矣向氏之宗於陛下為后族也高氏之宗於陛

下為母族也曹氏之宗於陛下為祖母族也伏覩差防禦使向傳範知澶州未行閒外皆傳向傳範嘗庳車之命干東平之守臣獨不信之未幾果有改差雖不轉觀察使果知鄆州兼一路安撫使之任臣誠不諳國朝典故然耳目所接近制未省有防禦使知鄆州者亦罕記有防禦使兼一路安撫使者如果無之則是為不次之恩矣陛下始即位一年而后族中已有不次為雄職者若更五七年不惟向氏之宗而已矣設高氏之宗有至

防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陛下其得不從乎或不從之是厚於后族而不厚於母族矣曹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則陛下又不可以不從也如此則天下如鄆州者凡幾郡兼安撫使凡幾州而可以為外戚之地乎外戚之任皆據要藩於理得為便乎若曰傳範之用自以才者則他人何肯自謂不才乎臣忝諫職其敢畏避而不言也伏乞陛下謹其源塞其例勿徇一時之易而難於五七載之後幸甚

哲宗元祐四年中書舍人曾肇上奏曰臣伏覩内降指
揮皇太妃親屬滑州韋城縣百姓倈僩昨因斷撲酒務
少欠下官中課利并本息錢等認納前界少欠錢可與
均作七年送納所有已拘收抵當契書子利等並特先
次給於本人餘人不得援例仍與免差人監催臣竊伏
思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百姓倈僩是皇太妃親
屬之故特爲寛展納錢年限給還契書子利等在於縣
官事至爲末然此令既行竊恐因緣戚屬轉相扳援日

月積累寖紊朝政長干請之風開僥倖之路故先王立事必慮其敝忠臣事君常諫其漸蓋以此也況皇太妃位號隆重海内承仰必不肯以私親小故侵黷紀綱塵玷德美蓋是迫於人情有不得已者然臣竊謂皇太妃儻哀彼困窮予之金帛可也恐不足以上煩詔令啟此倖門使天下聞之有以窺測此臣尤為皇太妃愛惜事體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如萬有一得宜及指揮未出猶可追還庶使道路之人無所竊議增廣宮闈盛德所

補不細傳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臣心無他竊抱惓惓愛君之忠不敢為姑息而已唯

聖明照察幸甚

諫議大夫范祖禹上奏曰臣竊聞韓嘉彥已選尚公主此先帝遺意而陛下成之韓琦勲在王室其子尚主天下之人誰曰不宜此於太皇太后陛下為至慈在皇帝陛下為至孝然臣伏見國朝以來祖宗諸公主婚姻之家皆無預政事者今嘉彥已選定宣繫而忠彥執政此

非祖宗故事不可為子孫法使後世姻戚預政自陛下始臣竊惜之陛下一言一動當以祖宗為法況執政繫安危治亂最為大事一開此例後不可止陛下自聽政以来於親戚無毫髮之私天下之人無不服陛下之至公今獨於韓琦如此非以報功也陛下念琦之功富貴其家可也至於執政必選天下之望不可專以勲舊如是趙普曹彬子孫何嘗執政豈是祖宗不念功乎自用忠彥以来外議籍籍至今未已今國家既與之為婚罷

之有名陛下欲富貴之但使曾歷執政與之前執政官無所不可若必待其有過然後黜之則已傷恩是欲厚韓琦之家反薄之也不若保全忠彥無使至於滿盈顛覆臣今已蒙除新職罷言職不當更論執政然臣前上殿已嘗面論今又變祖宗故事所繫甚大雖欲去職不敢不為陛下一言臣與忠彥是親素無嫌隙但不忍上負陛下任使不欲陛下有所不知耳今在朝廷之人多出於韓琦之門雖忠彥不協人望以琦之故皆莫肯言

亦乞陛下知察祖宗以來無疆族根據朝廷今忠彥執政弟尚公主恐權戚大甚宜防其漸

紹聖元年吏部侍郎彭汝礪上奏曰臣聞治國者自家始治家者自夫婦始夫夫婦婦天地之道也陰陽之義也夫婦之分不正欲其家治家之政不行欲其國治未之有也周之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係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詩人美之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王姬車服之盛宜以貴驕人而猶執婦道乃所以為美

也其事在下然本乃在乎上故其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惟有平德故其人化之而有所不能踰惟有齊德故其人畏之而有所不敢違周之盛蓋始乎此夫夫婦婦父子君臣其義一也今嘉彥以不能下長公主而廢是婦得以勝夫矣婦得以勝夫是子可以勝父臣可以勝君其源一開其流有至於不可塞此不可不慎比聞朝廷無故而除三團練令又以私事而竄一都尉人皆以為政在房闥矣賞罰天之命也故雖朝廷之大人君

之尊有不得而專之者天命何在至公而已詩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事至微者天猶監之况其大者乎此不可不畏或曰皇帝陛下仁孝深至出於天性内思所以致皇太妃之敬外思所以致長公主之愛故有此行遣臣闞以其道事其親之謂孝以其義而愛其骨肉之謂仁今使婦得以蒙其夫則人倫誖於上風俗壞於下必非皇太妃所欲爲者也今雖能遂一嘉彥然使謗議歸於朝廷譏誚行於後世所謂愛之適所

以傷之也夫婦之情貴賤一也故雖有朝夕之小隙實未傷終身之大愛此惟陛下有以矜而察之而已夫天下至大一安一危指顧之間而已今陛下欲拂於親而安行之大臣不敢拂陛下而順承之如此而欲安天下國家未之有也惟陛下慎之毋忽

元符三年御史中丞豐稷上欽聖皇后疏曰臣竊觀自古母后臨朝危社稷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之盛德可為萬世法諫官

陳瓘何從而知尚與政事臣嘗具奏非宫省親近之臣即外戚招權者妄傳於外臣今外則唯間向宗回宗良藉勢妄作欺惑於人内則唯聞張琳裴彦臣等𢗗諂熾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交通其間宫禁預政之言中外喧傳人誰不知諫官陳瓘不勝哀憤獨先抗章冀開寤二聖之心臣愚欲乞戒飭外家竄逐琳等黜京於外聖母燕處宫闈清心養性小大之事不關睿慮安享聖子晨昏之奉四海之養恬澹無為以永萬壽兩宫和樂朝

廷清明非特援立功德輝映古今抑亦合易之謙卦天道虧盈益謙鬼神害盈福謙之義坐致五福流令闈於無窮豈不至善至美乎臣自跡遠伏遇垂簾拔擢至此不敢緘默孤負明恩惓惓愚誠伏乞俯垂聽察

哲宗時陳次升上奏曰臣竊聞以堆垛場賜孟在爲宅者恭惟皇后配儷宸極母儀天下賜文之第誰曰不宜然堆垛場密邇宮禁其方在東其卦屬震東方青龍之宅也震長子位也常人之家猶忌侵犯況國家社稷之

重予兼聖嗣未立長子之位臣庶居之尤非所宜熙寧間欲就彼建東西府日者言其不便先帝罷之今若賜在為宅則在之宅居其東禁城居其西以尊卑言之則未順以陰陽言之則失宜況祖宗以來所賜戚里第未有如此近者亦防微杜漸之意也伏望聖慈別賜在宅近來所賜堆垛場指揮乞行追寢

徽宗即位初右正言陳瓘上奏曰臣聞知幾而預戒則君無過舉先事而早諫則臣無智名君明臣忠上下兩

得治道所以隆也臣以駑散之材冒處言職適遭明聖之主竊慕良臣之義事有臨機不當默者安可有待不早言乎宋有天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堯舜三代乃至漢唐皆不及也譬如安樂之人年過百歲猶當兢兢畏慎護養元氣無使疾恙乘間而入則愈老愈健永保康寧之福矣祖宗以聖繼聖古無有也母后繼有聖德亦古無有也天覆地載一健一順萬物生成各遂其性至神考而治道益隆至皇太后而家道益光可謂

盛之極矣盛必有衰安可不預戒乎漢之衰也以外家
太盛人不敢言以至亡國陛下守祖宗之成法監衰漢
之覆轍宋德方隆内外無患然以臣所聞宜預戒者有
一事焉恐陛下未知也恐皇太后未知也向宗良兄弟
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陛下知乎皇太后知乎皇太后功
隆德備格于皇天陛下極天下養未足以報維使我宋
國萬年不拔之基外家享與國無窮之福然後足以為
報漢唐母后稱制有至終身或欲威福之柄久出于已

或因左右之請貪戀權勢惟我皇太后恬寂足以外戚
福嚴明足以戢左右不待祔廟果於還政事光前古名
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臣恐假借外
家不足以為報也迺者還政以前陛下欲除向宗良等
開府儀同三司將鎖學士院矣而皇太后詔寢此命中
外傳聞咨嗟歎仰知皇太后以撝謙為德而陛下以養
志為孝也漢章帝欲加恩三舅馬后曰吾觀富貴之家
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何必營外家之封違

慈母之拳拳至孝之行安親為主此吾家之事故得專之吾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於是章帝不封其舅今皇太后盛德全備與天同功非馬后之比臣之所言但欲有補於外家而已想亦皇太后之所樂聞也若不達聖母之心而自為猜嫌之慮當言不言臣所不忍臣謂馬后之所以詔其子章帝之所以順其親内慈外孝兩得之矣陛下及皇太后前日之事撝謙養志正與此同天下之所以服也漢哀帝之初急封諸舅孔光諫曰

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猝若是其不久長矣帝以逼於傅太后不能從也今皇太后詔寢成命不待孔光之言陛下恭稟慈訓遂無倉猝之舉此乃前古難行之事於今見之皇太后之聖德可勝言乎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為報也陛下雖受天眷命歷數在躬然而力摧異議獨定大策者皇太后也蓋有功於陛下者天及皇太后而已天道公而不私陛下之所以報天者宜如何哉

皇太后為而不恃功成不居陛下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陛下以道制情無一毫之私則可以服人之心服人之心則可以得天之心得天之心則可以合皇太后之意矣神考之所以報慈聖者用此道也治平之末韓琦為相中外協心定策為易前日之事章惇秉政首唱異議定策為難然則皇太后之功比之慈聖又為光矣陛下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唐之衰也天以定策之功付于終伐之臣於是責報不已而有負心門

生之語主道之强弱可見於此矣今者功出聖母國本既正唯陛下永思所以圖報而已大公之報報之上也假借外家豈足以為報乎宗良兄弟依倚國恩憑藉慈蔭夸有目前之榮盛不念倚伏之可畏所與游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彦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内外漏泄機密遂使物議藉藉或者以謂萬幾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良由中外關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溢傳耳若非皇太后明諭聖意嚴加約

柬則籍籍之口未易塞也仁宗篤於舅家尤以李瑋爲賢詔瑋舉官爲將領瑋言家有賓客之禁無以知士人之賢否仁宗特許瑋見賓客而命日抄所見賓客名氏以聞蓋仁宗之所以保全外家者委曲周旋至於如此神宗敬厚曹佾加以王爵然而佾口不敢薦一人佾門不敢接一士日飲醇酒以自娛樂而已神考所以厚佾而無厭者以其得外戚之體也宣仁聖烈皇后戒訓外家尤爲切至紹聖時利口之禍幾及門户然而高氏之

族終獲免者則亦宣仁訓戒之明効也皇太后功德之

大光於前人念保持之艱爲無疆之慮事戒其漸正在

今日老子曰爲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凡未有之

事今雖無之後或漸有既有而後圖不如未有而先戒

也漢之馬廖章帝之舅也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趨赴

之遂至於私贍三輔第五倫之所言者是也今雖未有

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王氏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

親以爲威重内外要官皆出其門推譽者登進忤恨者

誅傷劉向之所言者是也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杜欽谷永自託於外戚專攻人主之身而無一言敢及王鳳遇有災變則返推天異歸之他人以爲外戚之地懷二心之士如欽永者何代無之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成帝之時外家子弟據勢滿朝成帝欲以劉歆爲中常侍臨欲拜官而左右奏曰未白大將軍不肯奉詔帝雖堅執終不能奪由是朝廷之事只由外家不由成帝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

乎王音王根奢僭不法天子怒之於是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封侯之日黃霧四塞諫大夫楊興等以王氏為言於是大將軍惶懼乞骸辭職然而外家强盛故人主之威終不得行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神考有言曰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宄厥有履霜之漸臣愚以謂欲見前車之失則往古之事不可以不考欲辨履霜之漸則方今之事不可以不戒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事之有漸

者無不然也漢之王商王章皆當時之賢臣因為王鳳所惡一則死于暗昧之過一則死于縲紲之中當此之時外家之勢已如合抱之木九層之臺豈一手之所能拔豈一錘之所能平哉商等區區可憐而諫諍後時戒之不早何益於事今臣所論乃在於累土毫末之初遏萌杜漸何難之有在陛下從容之請皇太后一言之詔而已自古戚里侵權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於一若使守令之家

子弟親戚交通賓客闕節無禁如此則姦人鼓舞良民咨嗟此亦陛下及皇太后之所不取也以小諭大有以異乎臣願陛下採蒭蕘之言念老子之說遵神考之訓合太母之心以臣此疏達于慈闈若蒙皇太后察臣愚直以慈衛之則自今日以往憂國亡身之士皆欲竭忠自効而無所畏矣臣下盡樂告之忠朝廷有不諱之美善察如虞舜不吝如成湯聖德日躋治道日隆我宋固萬年不拔之基外家享與國無疆之福豈特賤臣一身之幸

乎如其不然則臣有僭易妄言之罪罷黜投竄理不可逃在陛下命之而已臣以孤遠寒賤之迹誤蒙陛下過有拔擢責臣不輕眷臣方厚臣是以及時而言先事而諫豈敢以身之不肖而自廢其所當言乎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臣雖不肖而區區之言有益於朝廷有補於外家若不以臣之不肖而取臣之言則忠言由此而並進若以臣之不肖而廢臣之言則諂言由此而交入聽言治之基也信諂亂之本也國家治亂

之機在此一舉臣一身螻蟻之命安危生死豈足道哉

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右正言鄒浩上奏曰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初皇太后權

同聽政所以協濟艱難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本朝故

事惟慈聖光獻皇后垂簾之日與章獻明肅皇后宣仁

聖烈皇后事體稍異然猶久之方始復辟今皇太后乃

深自退託不敢引三后為比初降手書期以祔廟禮畢

不復與政既又不候祔廟亟踐初言自古以来方冊所

載母后之美未有如皇太后功德如此之盛者也易曰進退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皇太后可謂不失其正矣普天之下雖三尺童子尚知歌舞稱頌況忠義有識之士哉陛下天性仁孝思所以報功德者甚切是以向宗回等以次超擢莫不曲盡其厚雖非陛下以此為私而宮禁之間所以奉皇太后之歡心者無所不至蓋可推此而知也今士大夫或不深惟陛下厚待母族之意往往奔走其門務相交結甚者陰使腹心容致誠欵似

欲因縁勢力以為進身固位之地一時公議頗亦疑之然臣聞舊来向族子弟所為稍有不善皇太后必遣使切責以此人人畏懼唯務寡過而向宗回等又素以脩飾見稱于時縱使士大夫切於自謀決不為之改操但恐向族子弟至多其間豈無思慮不審之人萬一為士大夫所誤不能遠嫌以動公議臣竊有以關者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不行則無以正祖宗之法度若行之則無以慰慈闈之至念不唯陛下難處在皇太后處之亦

甚難也且陛下之立也大臣固有異議者賴皇太后以宗廟社稷為心斷然不揺大計以定而陛下既立之後天地協應人心自歸六合之間盡為和氣故雖蠻夷戎狄逺在聲教之外亦莫不稽首面内幸不世出之遭遇是則皇太后之功德又孰得而形容之邪功德如此皇太后乃委而弗居深自退託雖帝堯之克讓大禹之不伐何以復加方且含飴弄孫尊享太平之福與陛下同之如天長地久安可使難處之事輒有間於天下乎臣

愚伏願陛下於從容省侍之際密以此事稟皇太后乞
自皇太后密加覺察若外議無實則已果有其實乞自
皇太后密加訓敕以杜其漸庶幾外則不廢祖宗之法
度內則不動慈闈之至念使天下咸仰陛下奉親之聖
孝咸仰皇太后立子之功德永永萬年無有窮已而向
族子弟保其令名亦有無窮之顯豈不美歟臣昨以罪
遠竄分死瘴鄉蒙恩生還復以舊職實在陛下即位之
初皇太后垂簾之日今身體髮膚皆陛下皇太后之所

再造所以圖報大恩尤非其餘臣寮之比若於此時有所見聞噤不啟口至它日臣寮有奮不顧身而言者然後亦從而言之則臣之罪大矣敢不豫以奏陳伏望聖慈赦其狂妄而納其愚忠不勝幸甚不勝幸甚

大觀二年御史中丞吳執中上疏曰臣竊惟祖宗垂訓百有餘年戚里宗屬不以與政非待之薄遇之不厚也其憂深慮遠可謂至矣養之以豐祿高爵而不使之招權擅事從容進退以永保其安榮誠所以厚之不薄也

乃者陛下降德音下明詔追述成憲戒前世禍亂之失俾自今勿復援韓忠彦例以戚里宗屬為三省執政官世世守之著為甲令布之天下孰不以為至當繼嘗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而後宫恐懼知詔旨之不可違也懇請罷免陛下以其陳義堅懇終不可奪即以居中為中太一宫使詔書傳播聞者欣欣有以見陛下正家以治天下之效也曾未半歲乃復以前命擢用居中自此中外未免疑矣臣竊為陛下惜之陛下手詔當與典

謨並傳示萬世而遠自改易以開他日外戚任事之端非所宜也後宮承陛下道化乃能推遠權勢以祖宗典則屢陳義懇請居中儒者也不知出此偃然居位曾莫之避獨不愧於心乎祖宗遺訓著之金石陛下明詔爛如日星衆目所視不可掩也為居中計者宜深自警懼以遠嫌疑優游祠宮涵泳聖世坐享寵禄長無憂虞世豈復有居中比者伏願陛下勉徇公論申明丁亥二月詔旨罷居中政事俾復以宮使奉朝請信示萬世以釋

羣疑臣不勝幸甚

高宗時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凡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侍讀衛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懇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為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令陛下順

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翰林學士汪藻上奏曰臣近准中書省送到錄黄一道三省同奉聖旨邢煥係朕之后父即令換武職忠厚係隆祐太后之親兼前朝非后父亦有任文臣者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書讀行下者右臣聞人主之政公與私不並行恩與法不兩立以公滅私以法奪恩者治以私害公

以恩撓法者亂茲古今不易之道也陛下以邢焕為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為當而稱贊聖德不已者以其出於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為係隆祐太后之親令依舊文資中外之人闗然不息致臣寮交章論奏雖煩聖訓諄諄誨諭終莫能弭者以其出於私恩也昔漢明帝馬后為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虚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

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關內侯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拳拳如此豈不以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宗族太寵非己之福耶故自古欲觀母后之賢否者無他在於能遠外家之寵與不能耳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于茲矣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公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內之人非特得以議陛下而於隆祐亦不能無疑非所以成隆祐遠嫌之德而全陛下孝養之誠也此事所係非輕臣不敢緘默伏乞睿慈

撿會以前臣僚章疏詳加省覽早賜施行所有邢煥孟忠厚書讀行下指揮臣未敢施行謹録奏聞

御史中丞廖剛上奏曰臣聞王制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傳說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夫爵人於朝而稽之於士夫或非公論稽之於先王或非舊制則議者必以為過舉可不謹哉臣伏見近日戚里除授每加優異往往不用祖宗故事豈以比年以來外族凋䟦於是深軫聖慈務極恩意而然歟此固陛下睦姻之厚德也然

而德陛下之賜者甚寡而不以為然者天下皆是此不可不知也前日孟忠厚以郡王出守鎮江今潘正夫又以駙馬都尉除開府儀同三司是已歴考祖宗朝駙馬都尉惟石保吉以履歴外任嘗著成效於行營乃於晚年纔得使相自餘皆無此除如以郡王出守則未之有也忠厚正夫儻於艱難時嘗有勲勞在人耳目則越常制而寵異之其誰曰不然今徒以存撫之故而廢祖宗之法以啟僥倖於後人無怪乎輿議之未孚也然開府

者既已敷告大庭日傳千里矣分符者又已就郡臣亦嘗以為請蒙陛下為臣道其所以矣臣之區區固知其無及於事然執法臣之職也陛下嘗謂臣祖宗之法不可輒改臣以謂上行法則下知所從上廢法則下亦莫之守矣臣願陛下特降處分孟忠厚潘正夫差除係一時特恩後人不得援例仍自今除授有非祖宗舊制並許給舍臺諫論駮當不憚改如此庶幾倖門杜絕而天下皆知陛下如天之無心也

武義大夫曹勛上書曰臣竊以聖王御極總覽人群股肱之政固賴英賢其左右任使必援姻戚以居肺腑使之親踈相錯杜塞姦邪周漢之法雖不可全用而加恩戚屬俾典宿衛似猶勝四海之人且子母之性天道至親母以子貴自古皆爾陛下即位以来至親分離外戚杜隔使恩禮不得兼宣非所以安宗廟重社稷宣德澤尊至親也今母后之族久廢不録散在遐遠不得日望清光誠非慈憂承上之意况離亂日久人肆異謀威令

不行叛逆僭號至或訛言惑行驚懼宿衛此誠可慮儻追名一二姻戚任以散官使奉朝請防未然之事察羣下之端為陛下肘腋之親豈不恩禮兩全聖孝俱至哉伏望斷自聖心幸甚

孝宗時左司諫陳良祐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或者託肺腑之親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牟商賈之利占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舶舟招番賈貿易寶貨糜費金錢或假德壽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非所以維

持紀綱保全戚畹願嚴戒飭苟能改過富貴可保如其不悛以義斷恩

理宗時劉克莊進故事曰乾德四年上宴紫雲樓謂趙普等曰下愚之民不分菽麥若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紹興二十五年御批孟忠厚宮觀奉朝請魏良臣奏忠厚戚里中最賢上曰朕深不欲以外戚任朝廷之事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但可加以爵祿奉祠

臣恭惟藝祖皇帝以神武削平僭偽六合一家乃漢祖思猛士守四方之日而乾德之宴顧以藩侯不能撫養愚民為憂識者謂本朝國祚靈長民心固結皆紫雲樓數語有以基之陛下視邦選侯尤不輕畀偏州小壘亦必朝辭豈不欲得良二千石與之共理乎朝家調守不過兩塗一曰才望二曰資格如其當得孰不謂宜茍二者之俱無忽一朝而濫予游談聚議寧免紛紛曰某戚畹家也曰某貴介子也纔盡仕版

即登鵷序甫踰弱冠已佩虎符至有大踰格者昔人以四十專城為榮今不待四十矣雖重侯累將之家固多英妙然牧人御衆之任必屬老成臣嘗為郎銓部見年未三十人不許注三萬貫場務郡寄重於場務多矣奈何以千里之赤子付之四姓之小侯乎士大夫除在朝清望官外必三考宰邑兩任佐州歲月推移蒼顏白髮乃敢請麾幸而得之率三數人共守一闕遥指瓜熟如俟河清凡江浙近裏稍可屈指之

郡昔以待近臣之均佚名流之補外庶僚之賢勞者今多以處左戚勳閥世冑爭趨便安寒門素族甘就遐遠風憲紀綱之地間有論執除擢臨遣之際中難斡回臣謂乾德四年之詔萬世人主擇藩侯之法也紹興二十五年之詔萬世人主待外戚之法也陛下各書一通置之座右則岳牧之選不及私昵勛戚之恩有所限止矣臣謂陛下天性至仁已予者不可奪繼是勿予可也已遣者不可返繼是勿遣可也許大

臣爭執有司論駁可也昔者槩蹶番穪並列膴仕而周衰許史丁傅稍有聲聞而漢微獨本朝戚畹謙下損挹異於前代蓋祖宗但賦以禄而不任以事乃所以深愛之也豈必使之與寒士爭進哉惟陛下垂聽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
九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鄧洪繼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

明 楊士奇等 撰

寵倖

漢文帝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丞相申屠嘉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武帝元光五年上嘗置酒竇太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

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游戲馳逐觀雞鞠角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為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内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滛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

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
哀帝時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
雲謀逆擢為吏二千石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
之傅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
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
憚王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
史於是嘉與御史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
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蒙恩至今流言未觧陛

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内引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等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而止

時帝愛幸侍中董賢至封高安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丞相王嘉因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

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况異姓之臣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
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
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
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宫馮貴人從
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
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

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内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内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搒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内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

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輙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宮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

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

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願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監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寖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

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内懼也
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而富
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
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
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
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
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
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

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
縁私横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
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
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
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
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争臣
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
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

諱唯陛下省察

哀帝時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從容視董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中常侍王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左右遣閎出閎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董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橫蒙賞賜空竭帑藏諠譁道路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哀帝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别公私視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邉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

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奢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

武庫

東漢安帝建光元年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至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䟽曰

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

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黜日月書誡牝鷄晨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莊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誡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

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
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
阿母等内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
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
深疾之震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
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簒也伏見詔
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
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

今環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

安帝詔遣使者大為阿母脩第震為太尉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鬭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

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内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别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名承望旨意招徠海内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見用白黒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

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
與足惟陛下度之
順帝以乳母宋娥有議立功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户又
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尚書令左雄上封事曰夫
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
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
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
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絶上求稟貸陛下乾乾

勞思以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為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録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罰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

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内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絶於口乞如前議歲以

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

梁太后臨朝皇甫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復遭姦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賔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虚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絶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

大賊從横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重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賂以塞痛怨以荅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召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收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

禄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戸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邉遠希涉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

桓帝時太尉楊秉奏中常侍侯覽貝瑗曰臣案國舊典

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

以此觀之庸可近乎覽宜極屏斥投畀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

靈帝時中常侍呂强上疏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

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

陽乖剌稼穡荒疏人用不康罔不由兹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旣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户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恤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

父母仰之如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鮮凟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旣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踈遠鮮凟邈絶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起造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

莫肯矯拂轂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譭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

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

靈帝以張讓趙忠等十二人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黄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賔客典據州郡辜搉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隋文帝仁壽二年大理卿梁毗見楊素專權恐為國患

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今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無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帝乃釋

之

唐中宗景龍元年蕭至忠上疏曰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干求未厭陛下數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鬻法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用上不聽

玄宗開元十九年開府儀同三司王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吏部侍郎齊澣言於上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為婚且毛仲小人寵過生

姦不早為之所恐成後患上然其言澣曰君不容則失
臣願陛下容之退以語大理丞麻察察遽奏之上怒制
澣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皆貶嶺南
憲宗時以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
統師者翰林學士知制誥李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
止詒宰相授敕承璀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
曰承璀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
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帝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

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顔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

宋仁宗時後宫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閤女御多遷擢知諫院范師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宫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繫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臣敢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

制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旣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户百家之賦歲

時賜與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

理宗寶祐三年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牟子才繳吳子聰閤門事奏曰臣聞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所以重其官也閤門掌朝議之事客省四方館掌四方賓客之事是為華要禮均侍從舊來多用戚畹世族性行淑均者居之今天筆除授乃屬之吳子聰臣考子聰冑係旣非戚畹又非世族特以宮媼族子夤緣姻婭冒得此職

不厭公論甚矣況子聰雖猥雜庸下而稔惡實深方其憑依城社之時蓋有薰灼宇宙之勢凡所以交通關節轉輸貨賂干撓府縣濁亂政經者無所不為至以爵禄為市而一種無耻之縉紳湊薄其門往往而售此皆公議所切齒非臣之私言也縁自比歲稍失憑依而蹊隧尚存氣脉未斷陛下奈何加之寵光是崇是長使復出為惡乎昔隆興初龍大淵知閤門事曾覿權知閤門事中書舍人張震周必大疊繳其命由是二人遂罷其後

再除旋寢二人繼斥于外天下以是誦孝宗之明然二人者皆孝宗潛邸之舊非子聰比也欲望陛下以孝宗之法特降睿㫖罷子聰知閤事是亦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之義臣待罪西掖職分所關公論不容自難隐嘿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子才又上奏曰伏準宫苑使麥欽傳奉聖㫖宣諭臣吳子聰之除已一月矣今日方行繳奏子聰舊元為知閤門事在三年前此畨乃歸舊班想是未曾稽考可與書

行仍具聞奏臣伏讀聖訓不勝皇懼臣照得吳子聰除知閤門事乃十一日御筆也今月二日黃甫過臣書行自祖宗以來給舍守百刻條限今回遲凡二十餘日而後至大有可疑臣竊意其必延引日月以待子聰之供職使臣不得而繳之今子聰朝供職而錄黃暮下則子聰之計行矣給舍紀綱之地所以為國家憑藉扶持者在是乃使此輩得以行私計於其間或遲或速一惟其意則紀綱掃地矣況子聰係旣供職而後書黃若人人

如此事事如此則何用給舍為哉臣昨具申都省乞契勘施行正欲治其稽遲之罪以振紀綱非是臣稽延二十餘日於其供職之後方行繳奏也子聰舊雖除知閤一時給舍輕於放行遂使子聰謂恩寵為可憑肆然無忌輕視陛下之給舍輙紊祖宗之成憲今豈無他職可以處之而再此洿玷是知閤之職必子聰而後可何乏材如是耶陛下舍己從人如堯從諫弗咈如湯近者臺臣論列陛下一一從行略無適莫獨於此人乃為委曲

遷就殆非舍己從人從諫弗咈之義臣若奉明詔則臣
負中外之責若不開陳則大臣受中外之責陛下若不
俯從則恐夤縁攀附之徒釁生勢長適滋中外之紛紜
也欲望陛下以堯湯之心為心亟賜從行不致私情愈
熾公道湮微紀綱大壞天下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
行謹同前奏再以奏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